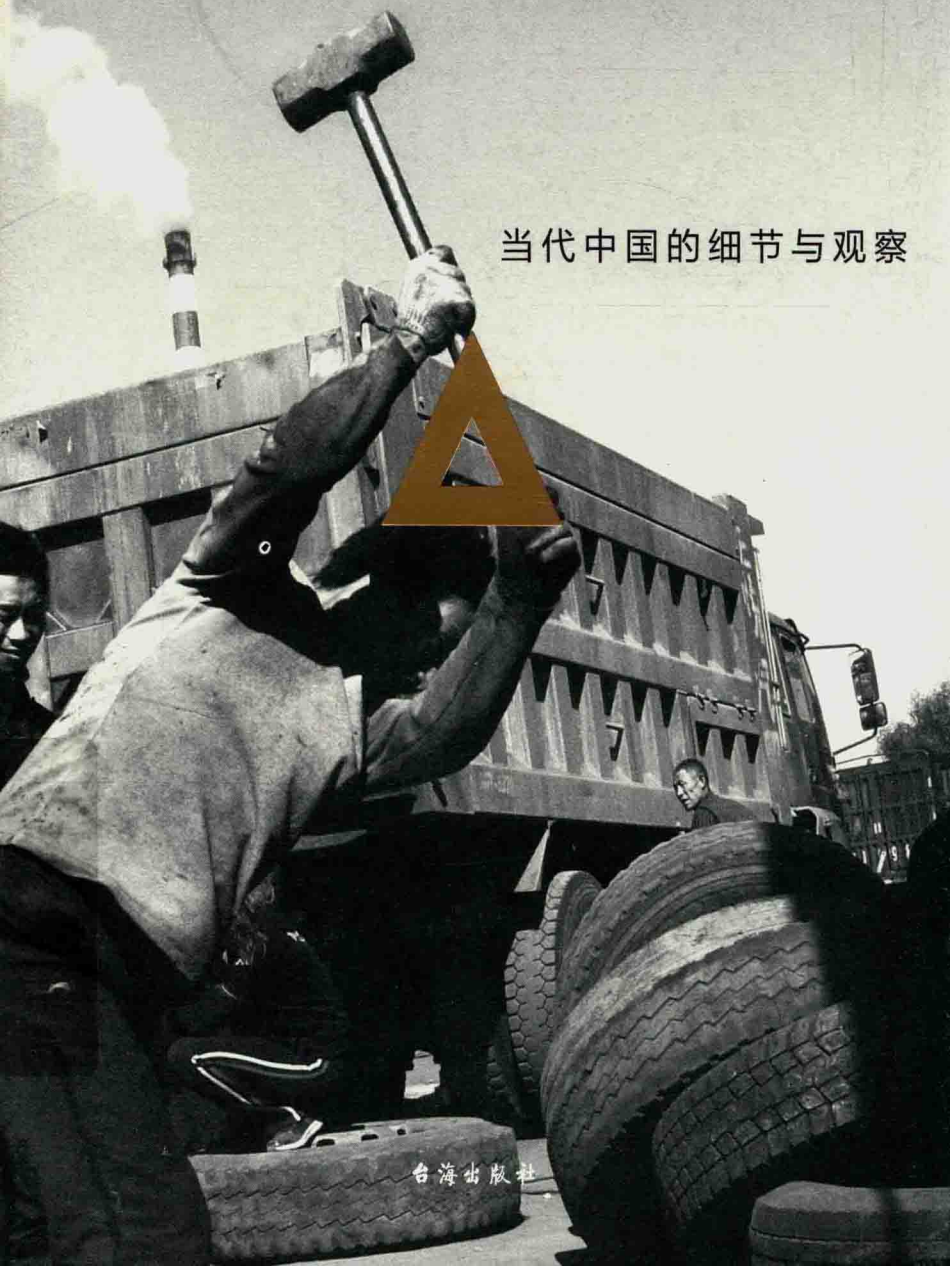


梁鸿 著

# 出梁庄记

当代中国的细节与观察



台海出版社

梁鸿 著

# 出梁庄记

当代中国的细节与观察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梁庄记 / 梁鸿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68-0997-6

I. ①出… II. ①梁…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9538号

---

## 出梁庄记

---

著 者: 梁 鸿

---

责任编辑: 刘 峰

特约编辑: 魏 阳 罗丹妮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内文制作: 龚碧函

责任印制: 蔡 旭

---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http://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mailto:thcbs@126.com)

---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0997-6

---

定 价: 59.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写在前面的话

## 给父亲

突然空旷了。

像深秋来临，寒意突然侵袭你的身体，你张开眼来，发现落叶卷地，太阳虚浮，万物在离你远去。你站在风中，不再感受到凉爽和流动，你看着花朵，不再体验到鲜艳和芬芳。一切都远了。流动和芬芳，都飘浮在空间之中，离你很远很远。

就这样，走着走着，你前面的人少了。走着走着，你前面没有人了。父亲去了。和父亲差不多年龄的村庄老人，也一个个走了。

从来没有意识到有一天自己会走到前面。因为有父亲。他是一个天然的屏障，为你挡住那空旷，让你忘记时间，任性嬉闹。一切都还在热闹忙乱之中。每年春节，大包小包，千辛万苦，犹如逃难。于是宣称，明年决不再回。可是，到明年，还是回了。家，是必须要回的。父亲在的时候，你意识不到，他是你回家最根本的理由。他不在了，才惶然发现，你没有理由了。

父亲，我不知道今年春节我如何回去，我不知道如何在村庄行走，我找不到真正的理由，找不到召唤我回家的凝聚点——那个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凝聚点。在您走了之后，它的光芒和重量才一点点显示出来。

已经看见了那个尽头。一路相伴的人，丢失的丢失，离开的离开，遗忘的遗忘，大地空落，树木萧条。那么多人都忘记了，消散了。可是，父亲，我不想忘记啊。我想记住您的脸，想记住母亲的臉。我很害怕，我已经忘记了母亲的臉，我不想忘掉您的。

父亲。我不知道，在您走之后，我会如此空旷。

死亡不再是挂在嘴边的概念，它是一个客观事实，没有温情，没有咏叹。就是寂灭。生命从华丽的空想终于回归到最朴素的形式：活下去，是死亡。奇怪，在意识到这点时，涌起来的竟然不是悲伤和空虚，而是庄严，一种肩负着某种重任的庄严。新的人生开始了。

我亲爱的父亲，如果说我和您之间有不同于通常父女之情的，那就是，我们还是亲密的合作伙伴。我庆幸，我们曾经一起，为了梁庄，共同跋涉，走遍大半个中国。因为有您的指引，梁庄的历史和现在，才鲜活而真实地呈现出来，因为您，梁庄才得以成为梁庄——那个尘土飞扬的、悲欢离合的梁庄。

而最庆幸的是，因为这两本书，那里面的一个个场景，把我一次次带向您，走近您，倾听您的声音，呼吸您的气息。

前面已无人。而儿子，紧紧跟在我身后。我只能担负起同样的庄严，走过一代代人走过的路，像您一样，挡住那永恒的空旷，让身后的人尽情体会人间的热闹和欢愉。

父亲。我把这两本书献给您。我们同在梁庄。

# 目 录

第一章	梁庄	
	闲话	002
	离开梁庄	010
第二章	西安	
	德仁寨	020
	流转	028
	抢劫	038
	打架	045
	小天使	055
	人家不要咱	060
	作假	065
	羞耻	069
第三章	南阳	
	葬礼	082
	房檐滴水窝窝照	086
	算命者	094
	传统	108

	小海的传说	112
	入伙	121
	传销	129
第四章	内蒙古	
	河南校油泵	136
	白牙	142
	恩怨	150
	扯秧子	158
	相亲	168
第五章	北京	
	体面	184
	围墙	192
	河南村	202
	打官司	208
	院子里有棵树	217
	千万富翁	225
	保安	234
第六章	郑州	
	“机器”人	246
	“孤独症患者”	253
	凤凰男	264
	狐狸精	270

第七章	南方	
	我不是深圳人	282
	电话推销员	290
	每扇门后面都是工厂	295
	干事业	300
	九岁的打工者	306
	归零	310
	眼球出来了	316
第八章	青岛	
	小柱	326
	氰化物	329
	幽灵	336
	2000 : 1 的 1	343
	反抗	353
	无名之死	362
	四十岁的“老太婆”	367
	这村落里最后的房屋	376
第九章	梁庄的春节	
	“老党委”	388
	勾国臣告河神	392
	黑女儿	399
后记		413
附录	书中主要人物	421



## 第一章 梁庄

在将近三十年中，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西边最远到新疆的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西藏的日喀则、云南曲靖、临越南边界的一些城市，南边到广州、深圳等地，北边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国外最远有到西班牙打工的。他们在城市待的时间最长的有将近三十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

## 闲话

2011年的夏天，穰县持续暴雨。湍水又涨了。

暴雨之中，浊浪滚滚的湍水把连接南城和北城的两座石桥冲得摇摇欲坠。有好几天时间，河水漫过石桥，河岸两边的树也终于抵挡不住洪水的力量，纷纷倒在了河中。大水过后，石桥重又露出水面，石基已经有些动摇，护栏也被冲得无影无踪。一辆农用车在过桥的时候掉了下去，车毁人亡。政府在桥边立了一个鲜红的牌子：“禁止车辆来往。”

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又一具尸体挂在桥边不远处那裸露的交错的树根中。尸体被捞了上来，特征如下：

男性，50—55岁，枯瘦，头发、胡须皆长至颈部，嘴巴塞满泥沙，牙齿全无，腿部溃烂。

死者被拍了照，贴在各乡镇派出所的广告栏处。很快，有人传回信儿来，那死者好像是梁庄的梁军。梁军，和我同辈，他们兄弟三个，大哥是兴，他是老二，老三已记不起名字，是一名惯偷，常年坐监狱。兄弟三人都是单身汉。他们的姐姐接到信儿，赶紧往派

出所跑，看到照片，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跟随而来的兴哥却沉着脸，一言不发，拨开同去的村里人，一个人先回家了。随后，派出所让他们去城里停尸处认尸，兴哥死活不去。任谁劝说，只是坐在梁庄小学他那借来的房子里，抽着纸烟，挠着花白头发，一动不动。

兴哥不去，尸体就无法确认。毕竟，他是最直系亲属。况且，经过长期饥饿的洗礼，与人隔绝的孤独和河水的浸泡，那尸体确实具有模糊性。他们的姐姐偷偷去城里认尸，哭了一场，因为弟弟不认，也不敢擅自确认。更何况，真的确定下来，火化还要花钱。最后，民政局出资火化了尸体，以“无名尸”结案。

关于梁军如何淹死，梁庄人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饿昏了，栽到了河里。2008年我最后一次在田埂上见到军哥时，他已经是流浪汉，靠捡垃圾为生。在和我对视的时候，他陌生的、惶恐的和躲避的眼神曾让我颇为迷惑。也许是天生愚笨，他捡到的东西并不多，也卖不到什么钱，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几个月都没人看见他，大家并不在意。也有人说，可能是去河边捞东西吃，淹死的。还有人说是晚上睡在堤岸上，被冲下去的。不一而足。

至于兴哥为什么不去认，大家的看法倒非常一致。一旦认了，军哥就要被销户。作为户主的兴哥，要遭受两重损失：第一，军哥的低保不能再向国家要了；第二，军哥的地他也不能种了，一亩地呢。现在，军哥虽然不见人影，但也没有人能证明他死亡，国家就不能随便销户，兴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种弟弟的地，吃弟弟的低保了。

我回梁庄的时候，军哥的尸体刚刚火化，关于这件事的闲言碎语正在村庄密密流传。梁庄人对兴哥的行为很是看不惯，有责备之

意，但并没有进行过多的道德评价。是兴哥太穷了？他，和军哥在村庄都太微不足道了？抑或是他那未老先衰的花白头发，他孤苦一人的生活让梁庄人的同情大于批判？不管怎样，这仍然是本埠新闻里的重要事件。梁庄人边重复地说了多遍的观点，边摇晃着脑袋，表示着不可思议。

在村庄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兴哥拒认军哥只是梁庄的小闲话，背后隐藏着一个大闲话。小闲话只是个引子，是戏剧里的丑角，是一部小说的过渡，是草蛇灰线，最后拉扯出来的才是真正的目标和指向。

建昆婶的小儿子红伟的房子就盖在梁庄新老公路的交叉口，这个交叉口是进出梁庄的主要通道。红伟前几年从深圳回来，盖了房子，又贷款买了一个货车，搞起了运输。红伟好客，村里人，或是邻村去吴镇赶集的熟人来回的时候都会到他家坐下喝会儿茶，聊聊天，说会儿闲话。也因此，以他家为中心，辐射周边几家，成了梁庄新闻传播中心。

我回村庄的时候，一群人正坐在红伟家的大门口，两个小桌子，一桌在打牌，另一桌在喝茶，七八个小孩子各自一堆儿散落在周边的沙堆旁玩耍。红伟在他那辆大货车下，叮叮当地修补。

初看到我，大家仍然是一脸的怔忡，好一会儿，才夸张地和我打招呼。在接触到他们眼神的一瞬间，我发现，他们对我还是陌生的，就好像我不是梁庄的闺女，好像我从来不曾回来过，我从来都没有与他们的生活发生过交集。

或许，事实也是如此。2008年和2009年那几个月的村庄生活，

即使在我，也很遥远且模糊了。对于梁庄的乡亲们而言，那几个月甚至连涟漪都没有泛起，这样的来来去去太多了，政治、经济、亲人，都是自管自地来了又走，走了再来。

一刹那的陌生之后，我这些哥、叔、婶、嫂、爷的表情马上变得丰富起来，一边打量着我，一边和我开起玩笑来。人群逐渐围拢过来，尤其是年龄大些的嫂子、婶子、奶奶，看着我，不断地感叹，又一次提到我早已去世的母亲，慨叹“麦女儿”人有多好，如果活着该多有福气。麦女儿，我母亲的名字，她那一辈的梁庄人都这样叫她。

红伟家左边斜对面，旧公路的另一边，是已去世的光河的大房子。院子一角的刺玫、月季、大丽花，在夏雨的不断浇灌下，正肆意开放，繁密的花朵把枝条压得朝向四面八方伸展。大门上贴着黄色的对联：

迎新春倍思亲人

贺佳节缅怀前辈

德高望重

光河是绝食而死的。在死前的两个月，他就拒绝进食。他每天斜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门口，仿佛在期盼着什么，又仿佛什么也没看，眼神空茫，没有焦点。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一直这样一个姿势，直到虚弱得不能动弹。光河的老婆花婶把一个吸管插到光河的鼻孔里，每天用针管注入流食。只有此时，光河才把头转过来，绝望地看着花婶，他拒绝吞咽，可是，吸管直接进入他的胃

里，他无力抗拒。梁庄人都说，他是在等着他惨遭车祸死去的一儿一女来接他。这座宏伟的、用赔偿钱盖起来的房子，是他宝贝女儿和儿子的象征。他每天躺在儿子和女儿的怀里，悲伤地怀念他们。据说最后半个月，他忽然又想活了，拼命地吃东西，每天乞求花婶给他弄东西吃。他吃完就吐，吐完再吃，吃完又吐，最后，还是死了。2010年11月21日，光河去世。享年四十八岁。

花婶也在门口站着。她仍然笑笑的，只是笑容有些勉强和凄凉，说话的底气也没有原来那么足了。她特意站在花丛前让我照相，笑盈盈的。透过镜头，那笑容有一种涣散了的深深的空洞，还有些许一闪而过的羞愧和心虚。她这样活着，似乎太过强悍。把自己的儿子、女儿、丈夫都活死了，自己还活着。

清立过来了，他的头发呈蜂窝状和铁锈色，衣衫破烂肮脏，那把不离身的刀不见了。看到我，咧开嘴，笑了起来，露出了黑洞一样的嘴巴，他的牙齿几乎全掉了。去年冬天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弟弟发生了冲突，弟弟照着他的脸一拳过去，就成了这个样子。他的嘴巴朝我动了动，似乎喊了一声“姑”，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那六七个玩耍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岁，最小的两三岁的样子，追着清立，用小手划过自己的脸，羞清立，一边唱着喊，“清立不要脸儿，清立不要脸儿。”

以后一段时间，我在村里走，和别人聊天，在沟渠，在村头的小房子那里，都会不期然遇到他。他就像一个魂灵，在梁庄到处闪现。他远远站在人群的外圈，满含期待地看着大家，但是，一旦我把眼神转向他，他马上躲避开去。

这将是另外一个军哥。没有人朝他看一眼，没有人在意他，甚

至，根本没有人看到他。奇怪的是，他的脸又有一种平和，没有那种穷凶极恶的紧张。已经沦为乞丐的清立，嵌在梁庄的内部，被人遗弃，却又平和地生活。他的神情是安然的、平静的。

傍晚五点多的时候，几辆三轮车从镇上方向往村庄这边来。最前面的是我一个堂哥的老婆，我们都叫她凤嫂。车里面坐着三个大小不一的孩子。看到我在路边站着，凤嫂从三轮车上跳了下来，上下打量着我，嘴里啧啧感叹着。凤嫂，在年轻时候就已经苍老，头发枯黄，脸盘宽大扁平，不修边幅，整天都在忙碌干活，在我的印象中，她从来没穿过干净整齐的衣服。现在，也未见更老，只是个头矮了好多。车上坐着的是她的三个孙子，三个儿子一人一个，不偏不倚。他们刚从镇上幼儿园放学回来。凤嫂的车极脏，这是她的卖菜车，泥块、土堆、沙粒到处都是，孩子们就坐在这灰堆里，惊奇地望着我。

紧接着来的是一个极瘦的老太太。三轮车里坐两个孩子，一个大点的孩子坐在车挡的平板上，这个孩子的体格已经是成年人的形态了。这三个孩子把车塞得满满的，显得骑车的老太太格外孱弱。她看到我，停了下来，惊喜地抓住我的手，张着嘴，出来的却是嘶哑、含混的声音。我诧异地望着她，这是建昆婶。2008年还在为老母亲被强奸杀害一事风风火火到处告状的建昆婶，两年之间，竟然衰老成这个样子。而她的声音是怎么了？建昆婶比比划划，指着脖颈下面长长的伤疤让我看，凤嫂在旁边解释。好一会儿，我才明白，建昆婶去年得了食道癌，在穰县做完手术之后，几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她拉着我的手，急切地说着，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一会儿就含满了泪水。我知道，她又想起了我的母亲和她的小女儿。我

母亲在世时，她们是好朋友。她的小女儿和我相差一个月出生，在五岁的时候夭折了。死亡的阴影已经盘旋在这个老人的身体上。下次回来，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再也听不到她讲我母亲和她女儿的故事了。<sup>1</sup>

回到红伟家门口，围坐在茶桌旁的那几个哥、叔、伯辈的人，正压低着嗓子，神情紧张、意趣盎然地谈着什么事情。这是真正的闲话时刻。重大新闻正在形成。这是梁庄每天午休时间、傍晚时分或打牌聊天时的必修课。

一个村庄里的闲话意味着什么？“闲”，从词源学上讲，原指“木栏的遮拦物”，逐渐引申为道德和法度的规范。《论语·子张》云：“大德不逾闲。”“闲”加上“话”即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背后对别人的批评、议论”。从社会学上讲，在一个生活共同体中，“闲话”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具有限制力和约束力，通过闲话，共同体中的成员的道德边界被不断加强、界定并得以维持，对于一个村庄而言，闲话就是村庄人际关系、社会存在的监控网络，对村民具有一定的威慑力量，人们可能会考虑到闲话的道德评价而去修正、改变自己的行为。而对于在一个村庄里缺乏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人，“闲话”是制造舆论，进而影响其他村民的基本方式。<sup>2</sup>

果然，他们正在议论兴哥不认弟弟尸体的事情。

“要不是为了那 1750 块，兴哥会恁不像话，连亲兄弟也不认了？”

1 2012 年 2 月 4 日晚，建昆坤因食道癌于梁庄去世。

2 参考薛亚利：《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版。



“还不是为那个老女人？一看就不是正经和他过日子的，来了连个门都不出，到兴那儿串个门，连个招呼都不打。”

“说的可是，还是亲兄弟呢！不过话又拐回来说，要真是认了，军哥的地就要收了，那这赔偿钱该归谁？”

“归谁？那还用说，反正兴哥是使不上。再说，那可不是一亩地的事儿！”

“一亩地？十亩地，二十亩也不拉倒！人家南水北调是按整块算的，咱们是按户头算的，多出多少地？你敢算一下，光从坟园到公路上那段路能多出来多少地？”

“也够他们忙的，得编多少假户口。”

“那凭啥？应该是全村人的地，全村人的钱，凭啥他们几个占了？说是南水北调，大工程，谁占住光了？还不是他支书一个人买的搅拌机、粉碎机可以去，平头百姓谁占住光了？”

兴哥不认弟弟尸体这件事本身有悖于人伦道德，固然会被村庄的人议论，然而，当有更重要、更切己的利益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时候，这一闲话立马就有了新的所属。这涉及南水北调工程占梁庄土地并赔偿的问题。军哥事件在以新的角度展开。这新的闲话正在以密谋的方式使梁庄充满了躁动。

如果军哥不死，就应该有一亩地。军哥长期流浪，这一亩地实际上为兴哥拥有，是兴哥的重要收入补贴。这里面还牵涉兴哥的一件不光彩的事。前几年，一个“老女人”（梁庄人的形容）和兴哥住到了一块儿，那个女人时来时去，来的时候钻在兴哥的屋子，从来不与梁庄人打交道，但兴哥的伙食在那段时间就要好多了。梁庄人一见兴哥去吴镇割肉买菜，就会意味深长地相互看几眼。兴哥花